

吴梦窗德清遗事

◎文化史谭 □杨振华

都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因为编撰者自有规则与喜好，可以决定什么人可以登堂入“史”。南宋著名词人吴梦窗就没有人《宋史》编撰者的法眼，被拒之门外了。

吴梦窗（1200～1260），名文英，字君特，梦窗是他的号，晚年又号觉翁，四明（今浙江宁波）人。或许因出生工商家庭，他没有科举考试资格，一生没有功名，无官无职，游幕终身，因此没有进入正史。但在南宋，他是与辛弃疾、姜白石三足鼎立的词坛名家。吴梦窗精美的词作以其独特的光芒穿越时空的帷幕，今人仍然能品味其馨香，共鸣其雅唱。

德清是吴梦窗最早有行迹可考的地方。入仕无门的青年吴梦窗，无奈地服从于命运的安排，在江南的山水间寻找生命的寄托，以优美的词句来排遣青春的忧郁，在德清的东苕溪边，他创作了《贺新郎·为德清赵令君赋小垂虹》一词：

浪影龟纹皱。蘸平烟、青红半湿，枕溪窗牖。千尺晴霞慵卧水，万叠罗屏拥绣。漫几度、吴船回首。归雁五湖应不到，问苍茫、钓雪人知否。樵唱杳，度深秀。

重来趁得花时候。记留连、空山夜雨，短亭春酒。桃李新栽成蹊处，尽是行人去后。但东园、官梅清瘦。欸乃一声山水绿，燕无言、风定垂帘昼。寒正悄，辨吟袖。

按照夏承焘先生的观点，赵令君就是嘉定十七年（1224）时任德清知县的赵善春，这首词是吴梦窗可考定创作时间的第一首作品。

这是词人第二次踏入德清的山水，时值春花缤纷。遥想那个初春的早晨，吴梦窗与德清知县赵善春一起畅游余不溪上，但见清澈的溪水上碧波荡漾，平烟漠漠；岸边的花树还挂着水珠，红绿间显得湿润；一边的青山如屏风如锦绣，叠叠相连；天边朝霞倒映在溪水里，仿佛慵懒地卧在水面。真是一幅江南的山水美景画！

德清虽是吴梦窗有最早可考事迹的地方，但不是他的长住地。他走出故乡四明，在苏州、杭州等地过着游幕生活。杨铁夫先生的《吴梦窗事迹考》认为，德清是吴梦窗的“惯游地”。德清是他时常出入的游览之地，或许也是他的暂住地。那年春天，吴梦窗住在德清县衙内，或许暂做了赵知县的幕僚。德清县衙花园的美景也进入了吴梦窗的词里，写过《念奴娇·赋德清县圃明秀亭》《烛影摇红·赋德清县圃古红梅》等词。

到了清明时节，吴梦窗和朋友们一起度过江南重要的传统节日。那一天，德清余不溪上热闹非凡，人们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划船比赛。词人用精美的词句刻录了德清清明竞渡的景象，展示了一幅独具特色的地方风俗画。他在《瑞龙吟·德清清明竞渡》里写道：

大溪面。遥望绣羽冲烟，锦梭飞练。桃花三十六陂，鲛宫睡起，娇雷乍转。

去如箭。催趁戏旗游鼓，素澜雪涨。东风冷湿双腥，阴润暗送，轻弄早晓。

德清作为吴越故地，江南水乡，与湖北荆楚的风俗不同：荆楚一带为纪念诗人

屈原，在端午节赛龙舟、吃粽子；而古代德清流行的是，清明竞渡，吃青团，为的是熟悉水上作战或劳作。吴梦窗的词为越地清明民俗留下了难得的实证。

吴梦窗曾在杭州、苏州先后有过两次恋情，但一死一离，曾经的美好恋情都以悲剧告终。而吴梦窗关于德清的句子里，分明隐藏着年轻时又一段爱情。他晚年客居德清的词作，几次出现过“龟溪废园”，龟溪就是余不溪流经德清县城的一段。一座龟溪畔荒废的园子为什么让词人如此难以割舍呢？在青春萌动的岁月里，吴梦窗在德清或许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经历。

某个寒食节，吴梦窗作客龟溪，是第N次迈进那座临溪的废园，一个荒芜冷落的地方。这里曾经繁华，而今衰歇，但正是这座废园让词人触景伤怀，赋词《祝英台近·春日客龟溪游废园》。词人漫步在废园小径，采撷一簇野花，幽香弥散。他看到废园长满青草，溪边沙地上印着清晰的小脚印，不禁回想起在龟溪畔的年轻时光，如今已是两鬓苍苍，韶华不复，孤零零的一个人，在这云山深处辗转飘零，不禁百感交集……

一个异乡人，一个寒食节，一处废园。这时节，词人为什么要选择这一荒芜的园林来闲游？为何重游之时会如此的感伤？关于这座废园，吴梦窗还写过《青玉案·重游（龟溪）葵（废）园》：

东风客雁溪边道。带春去，随春到。认得踏青香径小。伤高怀远，乱云深处，目断湖山杳。

梅花似惜行人老。不忍轻飞送残照。一曲秦娥暮态少。幽香谁采？旧寒犹在，归梦啼莺晓。

这一次，正值梅花吐蕊，词人羁旅独游，如同孤雁长天，站在龟溪之畔，望着滔滔溪水东流，感慨时光流逝，春华易逝，那曾经辉煌的园子现在荒芜了。他记得曾经与爱人踏青走过的小路，依然感觉到清香四溢。但爱人已经离去，词人也已老去，梅花似乎懂得词人的心意，不忍心飞花送残照，让词人多一点点时间，多一点点空间，多一点点回忆。正当词人沉浸在对爱人魂牵梦萦的想念，自问有谁还会与他一同探梅采梅时，突然，一声声黄莺的啼叫又把人拉回现实，他感到了初春料峭的寒意。

在龟溪畔与词人吴梦窗牵手的女子是谁？他的《珍珠帘》一词给我们透露了一些信息。该词有一个小序：“春日客龟溪，过贵人家，隔墙闻箫鼓声，疑是按舞，伫立久之。”这是词人在德清路过一个富贵人家，听到歌舞管弦之声，勾起了无限的旧情。词的正文是：



吴梦窗画像

蜜沈烬暖薰烟袅。层帘卷、伫立行人官道。麟带压愁香，听舞箫云渺。恨缕情丝春絮远，怅梦隔、银屏难到。寒峭。有东风嫩柳，学得腰小。

还近绿水清明，叹孤身如燕，将花频绕。细雨湿黄昏，半醉归怀抱。蠹损歌纨人去久，漫泪沾、香兰如笑。书杳。念客枕幽单，看看春老。

吴梦窗不仅是词人，也是音乐家，他熟谙音律，对音乐格外敏感。他听到箫鼓演奏的音乐而浮想联翩，墙内佳人的舞曲勾起词人的恨缕情丝，如柳絮飘飞，眼前呈现爱人的舞姿，如春柳一般婀娜多姿，蜂腰柔软，莲步轻盈，曾经的欢爱历历在目。

而自己，如同孤燕穿行在水面上或花枝间。在细雨纷纷的黄昏，在龟溪畔的酒楼上，词人独饮，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跌跌撞撞回到住地。爱人的遗迹依旧，“蠹损歌纨人去久”，蠹虫损坏了爱人歌舞曾用过的纨扇，睹扇思人，可是人已远去。吴梦窗在龟溪畔的爱人或许是一位歌女，他在德清或许置有房产，否则住处多年之后怎会有爱人的遗物呢？这位歌女，一定就是曾经与词人携手游园的意中人。想想过去，如兰之笑就入眼帘，而自己泪湿满衣襟了。词人孤枕难眠，辗转反侧，顿生韶光无情之感。

在德清东苕溪之畔，吴梦窗确定无疑拥有过一段无法忘怀的情事。男主是词曲作家，女主是能歌善舞的歌女，他们携手相爱，而后分离，留下剪不断理还乱的相思愁绪，化为吴梦窗笔下绵绵不绝的词句。吴梦窗曾“游苕霅间三十五年”，“苕霅”指苕溪霅水，自然包括了余不溪，即今天的东苕溪旧道。他何以如此钟情于这方水土？因为爱情。

回望历史，吴梦窗生活的南宋王朝末期，正是一个日渐衰落的时代。在纷乱的浮华世界，追念爱情、咏唱爱情成了吴梦窗世俗生活的心灵慰藉。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而德清，因吴梦窗多了一段历史故事，多了几许爱情的浪漫。

◎史林偶拾

蔡元培不怕得罪总统

□姚秦川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上任后，他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变整个学校的校纪校风。

彼时，北大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续下来的，他们学习之目的是毕业后想方设法找一个名声好的工作。如此一来，平日里那些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便不太受学生的喜欢，这些学生找出各种借口与教员作对，就算罢课也在所不惜；而若是碰到一个在政府工作的，且有地位的人来兼课，他们就排队欢迎，因为毕业后他们可以找这些“阔老师”做靠山，方便他们“走后门”。

蔡元培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痛心疾首，为了改变这些学生的观念，蔡元培在就任不足一个月时，就写

信拒绝了黎元洪大总统的午餐邀请。要知道，拒绝黎元洪的邀请可是需要冒风险的，弄不好不仅丢掉工作，更有可能被列入“黑名单”。然而，看似瘦弱的蔡元培校长根本没有将这种“危险”放在心上，他不但拒绝了黎元洪大总统的邀请，而且还放话出来：“不希望以后再收到诸如此类的邀请。”蔡元培如此“明目张胆”的话语，令身边的许多朋友都替他担心，认为他说话没考虑后果，实在没有必要做得罪人的事情。

然而，蔡元培却掷地有声地回答：“确实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必须改变大学里的这种风气，让学生们将心思用在学习上，就算撤掉我这个校长职务，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正是在蔡元培的努力下，北大由“衙门”向教育机构转型。而蔡元培校长对北大的一系列革新，也让北大人才辈出，成为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孙犁包书成癖

□张达明

孙犁先生一生不喜欢热闹，虽然主持过《天津日报》的副刊《文艺周刊》，也无数次布置过下属对文艺界人士进行采访，但他本人却并不乐于也不习惯接受媒体采访，也拒绝上镜，更不爱抛头露面出席各类活动。他的最大爱好就是读书，对此他这样说：“我对书有一种强烈的，长期积累的，职业性的爱好。”“因为我特别爱好书，书就成了生死与共之物。”

因为爱书，所以就买书，孙犁还养成了包书皮的习惯，“容不得书之脏、之残，每收书必包以封皮，用纸都是废物利用”。他在《孙犁书话》中说：“余近年用废纸装书，报社同人广为搜罗，过去投入纸篓者，今皆塞我抽屉。纸不用尽，则心不能安……适领春节慰问病号，携水果一包，余亟倾水果，裁纸袋装之。呜呼，包书成癖，此魔症也。”

□刘跃

1952年，我国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许多院校被拆分，人员调动。在北京大学就职的郑天挺被调至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中国史教研组主任、系主任。当时郑天挺已53岁，中年丧偶，一直和子女共同生活，而他们都在北京，到天津后他必然过着孤单的生活。郑天挺经过郑重考虑后，决定不考虑个人生活及其他方面的问题，只身去天津任教。

著名化学家杨石先当时任南开大学副校长（未设校长），曾与郑天挺在西南联大后期短暂共事过，考虑到他没有住处且孤身一人，就从自己所住的一套平房中腾出一间给他。杨石先住在南开大学东村宿舍第三排第43号，房子共有大小五个房间。杨石

先夫妇有一女两子，住房算不上宽敞，但仍请郑天挺住在自己家里，吃饭也在一个桌子上，而且一住就是六七年。

1957年之后，杨石先被正式任命为南开大学的校长。过了两年，学校调整领导班子，由杨石先提名，郑天挺担任南开大学副校长，按规定配备了住所。也就是在此前后，杨石先考虑到郑天挺一直是单身，生活不便，又亲自出面跟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还叫中科院学部）协商，将分配到社科院历史所当助理研究员的郑天挺的长子郑克晟及其妻子调到南开历史系任教。这样，郑天挺的生活与工作才算都安定下来。

杨石先如此待人，彰显了老一代知识分子间深厚的情谊，足为后世楷模。

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李健

徐懋庸1910年12月生于浙江上虞，1933年到上海从事文学创作。1934年1月6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在上海古盐轩酒店宴请撰稿人，在座者除了鲁迅、郁达夫、林语堂等名家，还有徐懋庸、唐瑛这样的新人，由此徐懋庸认识了鲁迅，后来又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鲁迅的联系更加密切了。

1936年8月，徐懋庸就“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写信给鲁迅。鲁迅接信后发表了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从此两人再无交往。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徐懋庸送了一副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

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徐懋庸一生驰骋文坛，留下不少优秀作品，但最能让人记住的却是和鲁迅那场笔战。徐懋庸在晚年对自己的一生回忆反思，断断续续写下了供子女阅读的《回忆录》，后来经夫人王韦整理，1982年7月被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新文学史料丛书”出版，此时距徐懋庸去世已5年了。在《回忆录》中他忧心忡忡地说：“鲁迅先生的名字和著作全集一定会‘流芳百世’的。那么，我的名字也将夹在他的全集和著作中‘遗臭万年’……而且在我死后，不仅我的儿女们，下代的青年们也还会碰到我和鲁迅关系的问题，而且对于他们会发生某些影响。”在开放、包容的今天，徐懋庸的担忧是多余的。

无畏耿直清廉御史姚绶

◎两浙人物 □欧福泰

在鲜切花之乡嘉善县大云镇，明代曾出过一名深受百姓爱戴的清官姚绶。姚绶在为官生涯中，清正廉洁，对工作认真负责，忠于职守；对前来行贿的人严辞拒绝，无私无畏，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清正廉洁的故事。

姚绶（1422～1495），字公绶，号谷庵、仙痴、云东逸史，人称丹丘先生，嘉兴府嘉善县大云寺（今嘉兴市嘉善县大云镇）人，明朝官员，书画家，曾担任过朝廷的监察御史。

可能是受祖父及父亲的影响，小时候的姚绶特别喜爱读书，不仅熟读“四书”“五经”，还对诗词歌赋都有研究，写得一手好文章。《嘉兴府旧志·姚绶列传》称他“少有才名，攻古文辞”，但姚绶更精于诗，这为他以后成为明代著名诗人及画家奠定了基础。

明天顺八年（1464），姚绶考中了进士，家乡人都为他欢欣鼓舞。刚开始，朝廷给他当了个七品的散官文林郎职务，没有什么实权，只是协助朝廷帮办事务，等待朝廷任命实职。但姚绶对这个别人瞧不上眼的职务，尽心尽责。这一年是明朝历史上动荡的一年，朝廷宦官专权，社会动乱，北方瓦剌部族入侵，东南沿海地区倭寇、海盗横行……姚绶协助朝廷处理了许多疑难事务，深受上司的赏识。没过多久，朝廷就任命姚绶担任监察御史，赴两淮巡视盐务。

明代的食盐销售均由官府直接控制，属于专卖商品，私人运输、采购、销售都是违法行为，轻则捕入官府鞭打上刑，重则要被杀头。但总有一些不法分子靠着“关系”，私运私销食盐，获利颇丰。因此，当时姚绶担任类似“钦差大臣”的两淮巡盐御史，在许多

人的眼中无疑是个“肥缺”，但又是个“烫手山芋”。

姚绶一到任，立即有不少人前来巴结。一天，姚绶以前一位十分交好的画友从远地路过扬州，特意前来盐政御史衙门看望老朋友姚绶。朋友远道而来，姚绶十分高兴，于是就请朋友一起到酒馆去吃个饭。吃完饭，姚绶正要 from 荷包里掏银子结账时，柜台掌柜对他说：“官爷，银子你就不用付了，前边已经有人帮你付掉了。”姚绶一听，立时愣了，在这无亲无故的地方，谁会过来帮我结账啊？“是谁帮我结的账？”掌柜支支吾吾不肯说。经姚绶的再三追问，被逼无奈，掌柜只好告诉姚绶，是当地的一位大盐商帮他结的账。姚绶一听，火从心头上来：“这怎么行？非亲非故的，凭什么要他来帮我结账！”说着定要将手中的银子塞给掌柜。掌柜一看顶不住了，就说：“你饶了我吧。如果我收了您的钱，到那个大老板肯定不会给我好果子吃，我可就要得罪他了！”姚绶一听，眉毛一扬：“你怕这事得罪他？难道就不怕这事得罪我了吗！”说着，将银子放在柜台上，头也不回地和朋友一起走了。

姚绶任职两淮巡盐御史住在江苏扬州的两淮盐运使署内。扬州本身并不产盐，但却是个食盐的中转站，从这里将盐运往南方和北方，类似于现在的食盐物流中心。许多人依靠贩运、销售私盐富甲一方，其中也有不少直通朝廷的皇亲国戚，官员们弄不好在哪儿得罪了他们，可就倒了大霉了。因此，姚绶这个两淮巡盐御史确实不好当。

一次，姚绶正在衙门里批阅公文，衙役来报：“有一个名叫高光盐老板一定要求见。”姚绶知道这个高光，于是就让衙役放他进

来。寒暄数句后，高光满脸堆笑地对姚绶说：“我为御史备了一点当地的特产，薄礼相赠，不成敬意。”说着一招手，门口的跟班马上将一个筐搬进厅堂。姚绶也一挥手，让衙役也进来，同时让跟班将箱子当众打开。结果筐子面上是一些很平常的特产，底下却埋着厚厚的金锭和银锭。看到此，姚绶气不打一处来，对着高光大声喝道：“你送礼也送错了人！哪个地方能出产这么昂贵的特产？”又正辞严的一番话，说得高光只有拿回礼品讪讪告退的份了。

事后，有人悄悄地对姚绶说：“这个高光可是有背景的人，他有一个远房妹妹是当今皇上的妃子，平日常，他是公盐、私盐一起卖，黑钱赚得很多。你把他得罪了，今后可就麻烦大了。”姚绶呵呵一笑：“他做贼心虚啊！他来行贿，怕的是我这个职务，怕的是我代表国家惩治他的罪恶。我如果收下了他的金银财宝，那以后私盐贩子不就更加横行不法了么！”此后，姚绶依据国家法律，严惩了高光等一批私盐贩子，使两淮地区私盐猖獗的现象得到遏制。

像姚绶这样耿直清廉、精忠报国的官员，在当时黑暗朝政的形势下，孤掌难鸣，很难叫好。尽管姚绶在两淮巡盐御史任上，铲除积弊，树立了良好风气，但是也得罪了许多权贵，就连皇帝对他也不满起来。最后，姚绶被贬为永宁知府。但姚绶的性格和操守注定是不会和贪官污吏、黑暗势力沆瀣一气，于是，他索性以“母亲年事已高，需要有人照顾”为由，辞官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水乡嘉善县大云镇。

从此以后，姚绶力攻书画，在我国古代书画艺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老照片

每一幅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每一个故事后面,都有一段历史



菱湖蚕农售茧忙

湖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美誉。湖州的钱山漾遗址开启了4000多年的世界养蚕织丝史，被命名为世界丝绸之源。图为1973年8月29日，湖州菱湖东林蚕农售茧途中。

照片提供者：江新诗